



“AI倦怠”蔓延，“活人感”尤为可贵

□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

近日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书亮接受长江日报《读+》周刊专访，他用“恐怖谷”效应剖析了这一现象，并深度探讨了AI在创作中的应用与发展。

他指出，面对AI技术的浪潮，与其陷入“恐怖谷”的焦虑，不如以开放而审慎的姿态拥抱其良性发展，将AI视为协同进化的创作伙伴，在人机互补中探寻更有温度的智能未来。

却带不出悲伤应有的身体节律；AI主角摆出“微笑”的嘴形，却缺少眼神中自然的笑意。

从认知神经科学来看，这种“有形无神”会引发大脑的本能警报。一旦视觉系统捕捉到一张高度接近真人的面孔，又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生理特征的细节，排斥与警觉便会自动触发。

技术可以做到无限接近真人，但终究“算”不出真人

几乎所有AI相关内容产业，想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都是如何跨过“恐怖谷”，但这一步显然比预想中难得多。

刘书亮指出，这个难点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。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投入和资源分配的问题。他以近期比较火的一部AI剧《被裁掉的女孩》为例，女主角方桃子是单独设计过的，有鲜明的辨识度，而且迅速出圈。但其他部分小角色会让观众有点脸盲。对于这些配角，制作团队可能没有规划得那么细致，也似乎没有必要提前准备特别完备的素材，导致他们的长相状态都差不多。

第二个层面是产业本身的逻辑问题。AI漫剧、AI短剧现在非常火，制作成本相对低，导致很多人一窝蜂涌进来，大家都希望能快速变现。目前我们看到的AI短剧，客观来说同质化仍然严重，套路性很强，比如“重生”“魂穿”或进入“系统”，这类剧情可复制性极高。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——部分创作团队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打磨剧本、思考怎么把故事讲好。一旦图快，质量就只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了。

第三个层面，在整个影视工业当中，做一个真人形象永远是最难的。所以像《阿凡达》系列这类视效大片其实绕开了这一点，主角形象虽然也是人的身体结构、双足站立行走，但它们是以一种野兽般的面孔呈现的，不完全像人，这样的话，达到影视工业要求的门槛反而会低很多。但要把一个形象做到接近真实的人，三维建模师、绑定师、动画师恐怕都需要更有耐心，付出更多时间成本。

AI短剧排队上线，观众只当是快餐

访 谈

人们明知动画形象是虚构，仍会被打动

读+：在您看来，人们在“AI倦怠”中倦怠的是什么？

刘书亮：“AI倦怠”这个概念本身很有意思，值得更广泛地流通。我认为倦怠的根源可能还是审美疲劳、过度重复了吧。

AI图片与视频生成的模型在被开发和训练时，本身就内在地带有某种风格偏好。如果你不刻意干预，默认让AI生成一个的人的形象，它常常会倾向于某类长相，形成一种“AI脸”，这在那些成本不高的AI短剧里特别明显。这种高度同质化的视觉呈现，让观众觉得看来看去都是同一张脸，大量的重复当然会倦怠。

这种重复还会让我想起弗洛伊德写过那篇叫《论恐怖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原本毫无特殊意义的数字，当它不受控制地反复出现，就会唤起“恐怖”的感受：寄存外套拿到62号牌，不觉得奇怪；船舱号恰好也是62，也无所谓。但倘若一天之内接连不断碰到62——门牌、酒店房间、车厢到处都出现这个数字，原本普通的数字就带上宿命、隐秘预兆的色彩。

AI生成的形象跟这种感觉很像，那种“我怎么总是反复遇见同一张面孔”的体验，恰恰就是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“恐怖”感。或许这不只是看腻了那么简单，而是可以阐释为一种对大量雷同、有面孔却无灵魂、无限增殖和复制的仿人形象更底层的本能抵触。

读+：为什么我们对“像人”的AI如此敏感，却对动画人物、卡通形象毫无违和感？

刘书亮：动画角色和卡通形象通常借助夸张、变形等风格化手法绘制和塑造，从造型上就主动与真人划清界限——动画创作者们也都乐于说自己不是在复刻现实，而是创造世界。这样，观众从一开始就不会把它们当作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去理解，而是当作一种艺术化的虚构存在者。这种区分感让观众不会拿真人的标准去审视它们，反倒不会产生恐惧或不适。

而AI主播相反，它是按照仿真人的方式去塑造的，力图逼近真人的面貌和神态。这时候观众就会自动以真人为参照系，用现实经验去衡量它的每一个细节。一旦它做得不够逼真、不够自然，那些细微的破绽就会让人产生“这个东西明明像人却不是人”的割裂感。

读+：如今不少国产动画，例如《八仙！》《哪吒》这类神话IP动画，即便AI并未主导内容创作，作品依旧收获很高热度。结合虚拟角色的接受度来看，为什么神话类动画形象，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感、愿意主动延展角色故事？

刘书亮：这个问题可以借用我书里的核心概念“后台幻觉”来解释。当然它还有一个前置概念，即“后台想象”。我先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。

“后台想象”是指观众在看一部作品时，会不自觉地去脑补这个角色在作品之外的经历和生活——就拿《猫和老鼠》来举例吧。汤姆猫在遇到杰瑞这个死对头之前正在做什么，或者如果杰瑞不再欺负它，它每天在自己的猫窝里又会琢磨些什么？我们甚至会撰写这些角色的故事，或者想象他们在其他情境下的故事。这是观众主动参与的一种心理活动。

而如果我们把“后台幻觉”这个词的使用方法严格做一下限定的话，它其实是在后台想象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否定性的判断。具体来说，我们陷入了一个微妙的矛盾：我被这些虚拟的角色所触动，当角色受苦的时候我也会揪心；然而同时我又很清楚那是假的。汤姆猫天天被欺负，但我们不会认为那是喜剧动画，因为在动画里没有一只真正的猫受到过伤害。

回到《八仙！》和《哪吒》这个议题。这些形象大家本身就熟知，他们本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观众对他们的形象和改编就来自一种典型后台幻觉的驱动。创作者对他们的人生履历进行不断地重新书写，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：譬如“八仙”在成为神仙之前各自是些什么人，具体有哪些羁绊；哪吒在封神之前还有哪些经历……观众会主动去想象这些角色在已有故事之外的样子。

其实，动画媒介本身就是基于后台幻觉的媒介，我提出



刘书亮和他的新书《虚拟偶像、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》。

技术可以模拟神态、拼接情绪、批量产出故事框架，却难以真正拥有肉身亲历的感知，也无法复刻人在现实境遇里的复杂体察与价值判断。

这种区分放到传播领域尤为鲜明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，公众始终保有一份朴素期待：新闻报道需要真实的人抵达现场完成采访，需要真人主播完成播报呈现，即便会有语气顿挫、临场瑕疵这类不完美的表达，来自真实个体的在场感，依旧无可替代。

AI可以承担资讯整理、素材加工等辅助性工作，提升生产效率，却无法完成对现场的亲身抵达，难以捕捉人与人对话间微妙的情绪流动，更不能独立承担事实核查、伦理取舍这些核心工作。

技术可以无限逼近“像真人”，但真人背后所承载的亲历、共情、责任与人文温度，依旧是算法算不出来的部分。



“AI脸”大同小异。 图片由AI制作

通过这个例子，我想告诉学生的是，艺术非常重要，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艺术，或者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艺术。如果你是创作者，那么应该有创作野心——这种野心在于“我需要我的作品真的是我做的”。

也许五年后，豆包也能写一本有关虚拟角色消费的学术专著，比我这本还要好得多，那我也会乐于去读，甚至欣赏它带给我的观点冲击。但区别在于，那本书是它创作的，而这本书是我创作的，这些想法是我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。这个琢磨的结果，不一定完美，但我享受这个过程。所以无论是写作还是画画，我的自我修炼和切身体验是不可替代的。

AI不能替你经历生活，不能替你感受痛苦与狂喜，更不能替你做出你自己的审美判断。AI可以高效完成生产环节，却无法复刻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求索。

真实与虚构不再泾渭分明，二者渗透缠绕

读+：从虚拟偶像到AI数字人再到赛博生命，真实和虚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。我们该怎么理解“真实”这个词？

刘书亮：我认为没办法一刀切地判断什么是真的、什么是假的。不同的人，对真实和虚假的理解不同。

普通观众看动画、追虚拟偶像的时候，会暂时搁置“这是假的”这个念头，不影响自己投入情感；有些人始终清醒地保持距离，觉得既然是假的，何必当真，这种人往往很难入戏；有些人则完全沉浸在角色是“真实”的幻觉里，情感上深信不疑。

你会发现，对这个人来说很真实的东西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很虚假。

比如文化产品“初音未来”，她最初只是一段代码、一个音源库，如今却能在万人体育场开演唱会，让无数粉丝为之呐喊落泪。

比如你说的不少演员把肖像权、声音数据授权给AI公司，允许AI生成基于自身形象的虚拟分身，用于影视剧拍摄或商业代言——这个“数字分身”到底算演员本人，还是一件授权商品？真假假混在一起，已无法拆分。而观众，正是带着这种混杂的认知去欣赏这一切的。

读+：您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：AI是一种正在成形的“硅基生命”。AI是“生命”是一种比喻还是判断？

刘书亮：这个判断的一个重点词是“正在成形”。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比喻，更接近于一个严肃的判断。我说的“生命”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，而是广义上的，一种存在于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行动者或行动体。

我刚才谈到虚拟形象消费的时候说过，每个角色都有我们想象中的它的“后台”。我们作为观众，会去想象这个角色的更多经历。那么AI呢？当我们和豆包这样的AI聊天，提问甚至和它吵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当我没有和它对话的时候，它在做什么？它在闲置的时候会自己寻找资料吗？会自己挑一本书来读吗？还是有某种自己的娱乐方式？

当然，这个问题确实是面向未来的，而不是现在。目前的AI大语言模型，从狭义上讲并不具备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的“思考”能力，所以今天的豆包只有一个“假后台”。但AI发展太快了，今年用的模型和去年这时候相比，能力已经提升了很多。

如果我们总是强调“AI只是工具”，会很容易执着于“我们要驾驭它、控制它”的想法。基于这个理由，我在书里引入了“后人类主义”的视角。后人类主义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场域，但总体要旨是摒弃盲目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。随着AI变得越来越智能、越来越复杂，它很可能会涌现出自己的“真后台”。也许我们应该与之共处，人机协同，不是谁主导谁、谁控制谁，而是一种双向的启发与共进：人类赋予AI以价值方向，AI回馈人类以思维延展。我们既不必放弃人的主体性，也不必排斥技术的他者性，这种彼此尊重、彼此激发的动态平衡，才可能孕育出更具韧性、与温度的智能未来。

如果我们放弃百分之百控制AI的执念，采用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方式，那么我们对AI的想象方式可能会更加从容，也更接近它可能正在成形的那个方向。